

第九十五章 霸得蠻、耐不得煩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慶國內庫轉運司，乃是國境之內最出名的獨立王國，雖然官員都是由京都派遣而來，但由於遠在江南，而且本身內部的誘惑太多，不論是外來的何級官員，到最後，都會被這個龐大而誘人的金窩給同化，監察院的官員或許還好些，但轉運司內部的官員，卻早已成了這個獨立王國的支柱之一，沒有人願意內庫發生一丁點變化。

哪怕如今陛下下了旨意，讓內庫由信陽長公主的手中轉移到了範提司的懷裏，這些內庫官員們雖然當了長公主十幾年親信，卻也並不怎麼忌憚範閑的到來。他們心想隻要表麵上的功夫做好了，想必小範大人也不會動了內庫的根本，一朝天子一朝臣這種把戲應該不會上演。

內庫的根本是什麼？不是那些金山銀山，不是那些下苦力的工人，不是外圍的商人，而是三大坊的高級工匠與司庫們。

內庫三大坊分布於江南諸州間，甲坊負責生產玻璃製品、對精度要求極高的工藝品，瓷貨，昂貴至極的香水，蒸了又蒸的出名烈酒，還有許多...而像玻璃製品這一類，又可以延展成無數商品，總之可以命名為奢侈品生產商。

而乙坊則是負責大量生產棉布，紗布，研究稻種，打造好鋼，大事生產...的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合集，主要是出產生活資料。

丙坊卻是三大坊裏看守最森嚴的工坊，這裏負責生產船舶，以及軍方需要的先進軍械。比如黑騎目前配備地輕巧連弩，就是由這座工坊提供的，而更遠一些的地方，監察院三處與內庫的研究部門還在不停研製著火藥，隻是自從葉家開坊之初，火藥的研製似乎就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理，以至於目前監察院也隻能拿一車火藥當炮使。而沒有發明出熱武器來。不知道是慶國子民的聰明才幹不足，還是那位姓葉地女子，曾經使過什麼壞。

三大坊隻是一個粗疏的說法，與此相關的出產不計其數，星羅密布於閩北之地，源源不斷地出產著貨物，再經由民間商人提貨，分銷往北齊、東夷、小諸侯國、大洋之外的蠻荒王國之中，貪婪而洶湧地攫取著整個世界的錢糧，同時也將更好的生活品質。更多的奢華享受傳遍到整個世界。

在當年葉家被收入內庫之後，雖然各項產業受到了極大的衝擊，但是遺澤尤在，而且各級司庫們也真是拿出不少智慧，將葉家的產業發揚光大，這個曲線在十七年前達到了峰值，整個慶國的財政收入，竟有四成出自內庫，隻是在近些年，這個數字才稍微有些回水。不過依然是慶國最大地財政來源，套句某世的常用詞，內庫就是推動慶國向前的**發動機。

正因為司庫這種不入流的官員，對於內庫的生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加上長公主本身就是一個以陰謀走天下的女子，不擅長也不屑於用開山大刀去進行管理，所以這麼些年來，各種情勢相疊，讓司庫們成為了慶國最特殊的一批官僚。

內庫最底層的工人掙不了多少錢，甚至連負責管理的官員也並不如何囂張，唯獨是司庫們，在豐厚地俸祿之外。還享用著各式名目的津貼，以及各種各樣的紅利。這不能不說是長公主高薪養狼帶來的後果，而且也與朝廷這些年來管理地混亂有關。

司庫們在內庫轉運司一地，真有些像土皇帝，雖然他們表麵上並不如何囂張。但暗底下吃扣拿銀，盤剝工人。將獲得的錢經由外圍的錢莊往四野裏撒，在周邊的大州裏已經盤下了不少土地，至於在其中用了多少見不得人的手段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另外這些司庫們在內庫中欺壓下層工人，欺男霸女的事情，也沒有少做。

高級一些的司庫還講究些臉麵，那些中級三十來歲的司庫則是**裸地無恥著，範閑夜裏查到的一名司庫，家中竟是蓄養了十二房小妾！而那些年不過二十的小妾是怎麼來的...誰能說的清楚？隻知道年年都有工人鬧事，至於告狀地更是不計其數，隻是內庫特殊，往往這些告狀的苦主根本出不了內庫，就算僥幸到了蘇州城地，也總被朝廷糊弄下來。

得罪良民事小，得罪司庫事大，這是江南路官員們的共識。

於是當新一任的內庫轉運司正使，欽差大人範閑到了閩北衙門之後，那些對司庫們懷著刻骨仇恨的下層工人與百

姓，再也沒有去擊鼓鳴冤，而是冷漠看著衙門處的大門，眼眸裏閃過著陰火。

...

火光一現，鞭炮之聲大作，紅屑漫天飛舞之中，閩北內庫轉運司衙門的正門緩緩拉開，數十名官員身著正服，在微薰的氣味中魚貫而入，分列兩行，對著正中間的那位年青官員恭敬行禮。

出聖旨，請明劍，亮明欽差身份，言清管事章程，範閑看著堂下的這些下屬們，將雙手一捺，說道：“坐吧。”

“謝大人賜座。”內庫眾官員整理衣衫坐下，衙內座椅不夠，所以一些下級的官員都站在了後側，眾人看著小範大人麵上的溫和笑容，心頭微定，而且也沒有看見監察院那些如狼似虎的京都本官，本來略有些警惕的大腦，頓時放鬆了下來。

範閑眯著眼往下方看，很容易地便在眾官之中，找到自己開山震虎的對象。

約摸五六人下，有三個麵色黝黑，穿著常服，腰間腰帶係的緊緊的，極為恭謹地坐在那處，隻是這三人明顯沒有官職在身，卻坐在了眾官之中，而且一看模樣。就是經常出入工坊的人物。

範閑尤其眼尖，從對方那貌似恭謹之中，看出了一絲漫不在乎與對自己的輕屑。那是一種極有底氣地神態流露他微微一笑，沉篤陰狠如他，當然不會被對方的神態所激怒，隻是對方既然被長公主養了這麼多年，自己要完全控制住內庫。不得已也得敲敲他們。

先把那三人拋開，與諸位官員講說了一番朝廷的意思，又與坐在自己最右手方的軍方代表閒聊了兩句，這位軍中官員乃是葉家遠親，

雖然葉家如今似乎被陛下逼到了二皇子一邊，但是由於葉靈兒這個奇妙人物的存在，範閑與葉家的關係還算過的去，所以那位葉家將領對範閑也是格外尊敬，想必是京中家門曾經有過什麼吩咐。

等一應公事說地差不多了，範閑忽然間靜了下來。抬起茶碗喝了一口。

慶國沒有端茶送客的規矩，眾官知道範大人一定是有重要話要講，都安靜了下來，眾人已經知道在大江邊上，蘇州碼頭竹棚中，小範大人的就職演講已經是驚煞了整個江南路的官員，對他今日的發話，不免有些好奇。

“內庫，真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。”

範閑笑著說道。

眾官也賠笑起來，那位副使湊趣說道：“荒野之地。有的隻是敲敲打打，雖然鬧心，但勝在與眾不同。”

範閑也笑了起來：“本官以為之所以奇妙，是因為...此次奉旨南下。每經一地，但凡本官開衙亮明身份，總會有當地苦主敲鼓鳴冤，言道本地官員諸多不法事...沒料到今兒個開衙已經半日，這麼大一個地方，竟然連一個上書的百姓都沒有。”

眾官一愣，腹誹道您一路潛行南下，有個屁的鳴冤！但範閑如此說。一定有後話，不由將心提了起來。

範閑這話當然是瞎說，隻是個引子：“本官大感欣慰，內庫在諸位同僚的治理下，竟是一片清明。毫無不法之事，實在難得。”

眾官員臉上一熱。連稱不敢不敢。

範閑也沒有黑著臉，隻是笑著說道：“但又有一樁疑問，不知道是內庫真沒有什麼問題，還是...某些官員官威太重，以至於百姓工人們就算心有怨言，也不敢來說與本官聽？”

這話太沒講究，是個**裸地準備構人以罪地把式，眾官員不論派係，都是內庫本地官，心頭一凜，便生了幾絲反感，心想就算您要燒三把火，也不能用這種荒唐的手法啊？以副使為首，眾官員紛紛出列，大聲說道：“大人，斷無此事，斷無此事。”

範閑低下頭去，手指頭輕輕搓著思思新縫好的袖口，問道：“斷無何事？本官聽聞這些年來，三大坊裏欠下麵工人薪水不少，年前還曾經鬧過一次大事，可有此事？”

眾官員一愣，年前由於司庫盤剝太厲，三大坊的工人們確實鬧過一次事，還死了兩個人，這事兒一直被轉運司上下官員們隱瞞著，沒料到風聲竟是傳到了京都！但範大人既然已經說出口來，那一定是得了確實的消息，再難遮掩。

副使趕緊上前，賠笑說道：“年前資金回流稍慢了些，工錢晚發了三天而已，結果那些刁民借機鬧事，竟讓三大坊停了一天工，為朝廷帶來了不可挽回的損失，所以轉運司商議之後，才請葉參將彈壓了一番，好在沒有出太多人命，想著已近年關，大人馬上便到，所以就沒有急著上報。”

其實哪裏是晚發了工錢，準確來說是司庫們將發下去的工錢抽了太多水，積怒之下，民憤漸起，工人們才鬧起事來。而轉運司的官員們又不想得罪司庫，又不想掏出公中的銀子補帳，所以裝聾作啞，直到事情大了，才調兵鎮壓。

範閑回身與那位葉參將輕身說了幾句，這名參將麵露尷尬之色，輕聲應話，想來在這件事情裏扮演的角色並不光彩。

範閑將眉頭一皺，輕輕敲著身旁案幾，說道：“諸位大人，這內庫說白了，便是個商號，隻不過是陛下地商號，我大慶朝的商號。既然是做東西地，那最緊要的便是做東西地人...年複一年拖著工人的工錢，誰還願意來給你做事？就算做事又如何肯用心？到最後，吃虧還不是朝廷？”

眾官連聲稱是，紛紛進言日後一定嚴格照內庫條例行事，斷不會再有拖欠工錢的事情發生，至於日後如何。那是司庫們與小範大人打交道，這些官員們隻求將眼前這幕快些糊弄過去。

隻是那三名麵色黝黑、身無官服卻坐在椅中的人物，麵色有些難看起來。

“盡說些廢話。”範閑搖頭歎息道：“以後自然是不能再拖欠，那以前欠的呢？”

衙門正堂頓時陷入了死一般地寂之中。

官員們警懼之下，再不敢多言，內庫工人數萬，加上吃食住用，飲水衣料一係列的後勤，人數更是到了一個恐怖的程度，朝廷給三大坊工人定地工錢極為豐厚。從中抽水已經成為內庫官員們發財的最大源泉之一。如果範閑真要這些官員們將前些年之克扣全吐回來，這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。

而這些官員們心裏清楚，自己這些人礙於慶律與監察院的監查，所以從來不敢明著吃，隻是司庫們吃剩後上地一些小孝敬而已，範大人針對的，隻怕還是那些司庫。

所以眾官地目光，有意無意間都掃了那三人一道。

範閑就像是沒有察覺場間的暗波洶湧，和聲說道：“朝廷總不能虧欠子民，前些年之欠帳總要逐步補上。隻是事情有些繁雜，斷然是不能急的。”

不能急...眾官心頭再次一鬆，卻被接下來的話嚇的不輕！

“三天。”範閑微笑著伸出三根手指頭，望著眾官員說道：“給諸位大人三天的時間。將所有的帳給我填回來，欠下麵工人的工錢都補回去，記得...用太平錢莊的利錢為準。”

“三天之後，如果還有工人到本官這裏說他地工錢沒拿到手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或者說讓本官監察院的下屬們查了出來...對不起諸位，本官是要露點兒狠勁兒了。”

他雖然微笑著，但官員們已經感覺到一股寒冽的味道開始傳遍四周。

...

那一直安坐如素的三位仁兄終於坐不住了，麵帶謙卑地站起身來，說道：“大人。下官有話稟報。”

“講吧。”範閑煞有興趣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拖欠工錢之事或許有之，

但是數目並不大，而且往往是做帳不順。”那人啞啞笑道：京都來，或許不清楚這些地方地刁民厲害，那些人拖家帶口的來做工。明明就是一個人地在坊做事，但他偏偏要報三個人。不是我們拖欠工錢，實在是他們想騙朝廷的銀子。”

“噢？”範閑噫了一聲：“還有這等把戲？”

“是啊。”那人明顯沒有看出範閑話語裏的譏諷意味，大喜過望說道：“大人，那些工人奸狡陰滑，仗著朝廷心疼百姓，便敢獅子大開口，但凡有些要求不能滿足，便會消極怠工，甚至還有些更壞的家夥，竟是敢在工序裏做手腳，這

些年來不知道讓朝廷損失了多少銀子。”

此人一勁兒將髒水往工人的身上潑，還不是想著範提司再如何好清名，但畢竟是官員一屬，怎麼會將屁股坐到工人那邊？所謂屁股決定腦袋，不愁你不站好隊。

範閑卻在心裏冷笑著，這話說的...把自己常犯的賤全推到工人身上，但他麵色不平，歎息道：“啊，想不到陛下如此仁明，這些人居然還如此不知足。”

那人賠笑說道：“確實如此，拖欠工錢之事，等下官回去之後，一定細細查清楚，不過那些鬧事地工人也不能輕饒，大人切莫被這些奸人言語蒙蔽，那些人奸滑的狠，委實不是個什麼東西。”

範閑看著此人，忽然皺起了眉頭：“請問大人是？”

副使趕緊在一邊介紹道：“這位是是甲坊的主事官，蕭大人。”

“蕭大人？”範閑似乎有些吃驚，“甲坊主事官？司庫之首？”

那位姓蕭的三大坊主事人趕緊行了個禮：“正是下官。”

範閑盯著他看了半晌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你一個區區主事。隻不過是個小小司庫，朝廷給了你一個不入流的品級，連官身都沒有，怎麼敢在本官麵前自稱...下官？”

眾人一怔。

他地聲間陡然間冷了下來：“口口聲聲下官...你又是哪門子的官？本衙今日頭一遭開門，你一個區區主事不在衙外候著傳問，居然敢大咧咧地入堂，還敢坐在朝廷命官之間。真是...好大地膽子！敢請教，你又是個什麼混帳膽大的東西？”

...

嗯？

堂間安靜了半天，直到過了許久，眾官員們才聽清了範大人...是在罵人？

頓時場間轟的一聲炸開了鍋，這還了得！自內庫被歸為皇室所有後，這還是第一次有人指著三大坊主事的臉罵娘！就連長公主當初接手內庫後，頭一遭來闖北衙門，對這三名三大坊的主事也是好生溫柔，怎麼這位範大人就敢披頭就罵？

那位甲坊主事蕭大人也愣在了當場，他沒想到範大人就算不籠絡自己也罷。居然如此不給自己麵子，罵地如此之凶！他悶哼一聲，臉色頓時難看了起來，但對著堂堂“皇子”，也不敢說什麼，悻悻然一拱手，便要回座悶聲當菩薩去。

“撤了他的座。”範閑雙眼一眯，眉間皺成極好看的小圈，和聲說道：“本官麵前，沒有他的座位。”

“範大人！”那位主事官勃然大怒。屁股還沒挨著座位，就重新站直了身子，強抑著內心憤怒，說道：“不要欺人太甚。”

範閑根本不理會此人。自喝著茶，與身旁麵色尷尬的葉參將，副使說著閑話。

說話間，他身邊的監察院官員已經下去，將那名蕭大人推到一邊，撤了他的座位。如此一來，事情真是大了，不止底下的官員們都紛紛出列說情。就連那位葉參將也壓低聲音在範閑耳邊說道：“範少爺，給他們留些顏麵吧。”

“給他們留顏麵？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今兒就是專門削他們臉來的。”

葉參將一悶，不敢再繼續說話。

打從內庫開衙至今，三大坊的主事在衙門裏都有自己地座位，地位特殊。從來沒有人如此侮辱他們的存在，此時見著甲坊主事受辱。另兩位大坊主事也終於坐不住了，起身站在那位蕭大人身邊，對著上首的範閑寒聲說道：“既然大人認為衙中沒有咱們的座位，不若一起撤了吧...反正三大坊不過是些下賤之人。”

不是賭氣，而是在拿三大坊壓人。

範閑抬起頭來，看了麵前站做一排的三位主事，微笑說道：“當然是要一起撤，你們以為還能有你們的位置？三大坊裏當然不全是下賤之人，不過諸位既然自承，本官也便信了。”

“大人！”

三大坊主事沒有料到範閑竟是步步進逼，言語間沒有給自己留一絲退路，這才知道對方不止是要樹威，竟是要趕盡殺絕，可是...你範閑有什麼底氣？難道真想看著三大坊垮了不成？

三大坊主事再次應話的語氣便變的狠了起來：“大人，不知三大坊有何得罪之處？”

“盤剝工錢，欺男霸女，以技要脅朝廷，不敬本官，當然...”範閑盯著三人說道：“你們得罪的不是本官，得罪的是三大坊裏地工人，還有養你們的朝廷與天下萬民。”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”三位主事大怒說道：“大人初來轉運司，便如此肆意妄行，難道我大慶朝，真的沒有規矩不成？”

“規矩？本官便是規矩。”

範閑笑著心想，當然這句話沒有說出口來，隻是想到了範老二當年在京都橫行時，最喜歡飄的就是這句狠話，看來做官與當混混兒一樣，遇著情況不明地亂局時，使些蠻橫技巧，總是可行的。

“來人啊，這三人咆哮衙堂，給我拖下去，打十板子先。”

範閑將手中茶杯輕輕擱在桌幾之上，毫不理會堂下眾官員求情的話語，笑想自己恰得苦，霸得蠻，就是有些耐不得煩，哪裏肯和這些人多費口舌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